

女人，女人

(第二性—女人之一)

西蒙·德·波娃著 歐陽子譯



女人. 女人

(第二卷——女人之一)

西蒙·德·波娃著 歐陽子譯



封面設計：郭震唐

女人，女人

(第二性女人之一)

向日葵新刊④

N④

著者：西 蒙·波 娃
譯者：歐 陽 子

發行者：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：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光復南路290巷40號
電話：7 8 3 4 7 8
郵購帳號：1 6 2 4 8

香港總經銷：文 藝 書 屋
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

印刷者：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 臺
美 金 元

初 版：中華民國 1 年 10 月 10 日
再 版：中華民國 61 年 11 月 10 日

有版權·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
內版臺業字第 1790 號
(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、請寄回掉換)

門市部：
臺北市成都路1號
中國書城特區

譯序

歐陽子

「第二性」作者西蒙·波娃 (Simone de Beauvoir)，一九〇八年生於巴黎，是法國現代最傑出的女作家之一，也是一位極有學問的女學者。在巴黎大學 (Sorbonne) 攻讀哲學時，她結識存在主義大師沙特 (Jean-Paul Sartre)，深受他的影響，並與他同居。她寫作甚廣，作品很多，包括小說、戲劇、遊記和學術論文。她最近之學術巨著「老年」(英譯本書名為 *The Coming of Age*)，是目前美國出版界一件大事。

「第二性」(*Le Deuxième Sexe*) 則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出版。四年後，巴虛里 (H. M. Parshley) 之英譯本 (*The Second Sex*) 在美國出現，即刻暢銷，轟動一時，迄今已銷售七十五萬本以上。批評界一致讚揚，稱之為「有史以來討論女人的最健全、最理智、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」。

此書厚近七百頁，分前後兩集。第一集題為「事實與神話」，作者在其中分別以生物學、心理分析學與經濟哲學之觀點探討女人，並詳細論述自原始時期到法國革命之後，西方女人所處地位的歷史演變過程。此外，作者又列舉許多文學家的作品，徹底研討有關女性之種種「神話」。

形成期

童年

一個人之爲女人，與其說是「天生」的，不如說是「形成」的。沒有任何生理上，心理上，或經濟上的定命，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；而是人類文化之整體，產生出這居間於男性與無性中的所謂「女性」。唯獨因爲有旁人插入干涉，一個人才會被註定爲「第二性」，或「另一性」。一個孩子，就其本身之存在而言，很少會想到性別問題。不論男孩女孩，他們的身體主要都是一種主觀之投射，一種能使他們瞭解世界之工具：孩子們是經由眼睛，雙手，來理解宇宙的，並非經由性器官。男嬰女嬰經歷同樣的出生與斷奶之過程，他們的興趣相同，快感相同；起始「吮吸」是他們至高的快感來源，接着是肛門期，他們從排糞之動作獲得滿足。男女兒童性器官之發展是類似的；他們以同樣的好奇心，同樣的不在乎的態度探索自己的身體；從陰核，從陰莖，他們取得同樣的模糊快感。當他們的感性需要一個對象時，他們轉向母親：那柔軟，平滑，富彈性的女人肉體引起性的慾望，而這慾望是適於抓拿的；女孩，像男孩一樣，以不容讓的態

度親吻，纏弄，愛撫自己的母親；對初生之弟妹，他們同樣懷着妬嫉，並以相似的行爲發洩此妬意：發脾氣，悶悶不樂，遺尿；而且他們使用相同的撒嬌技巧，贏得大人的喜愛。直到十二歲左右，一個小女孩和她的兄弟同樣強壯，智力也相同；在任何方面，她都能和他們匹敵。如果在青春發動期之前，或甚至從嬰孩時起，她顯得性別早已決定，那不是因爲有什麼神秘的天性，將被動、賣弄風騷，與母性命定給她，而是因爲旁人對這孩子的影響力自始就是一要素，於是從幼年她便受到訓練，而學得了她的要職。

初生的嬰兒僅憑內在的感受來領悟世界；他還像住在黑暗的子宮一般，沉浸在宇宙整體之中；在他吃母乳或吸奶瓶之時，他還被母體的溫暖所包圍。逐漸地，他學會觀察事物，區別週圍之事物與自我。在這同時，他多少被強硬地從母體扯離。有時嬰孩對這種強迫扯離會發生嚴重的反應；不論怎樣，就在強迫扯離達成之際，也就是嬰孩大約六個月大之時，他開始表現出吸引旁人的欲望，藉模倣之動作引人注意，不久即開始賣弄炫示。當然，這態度並非由意志之選擇而採取的；但此情況並不需被理解，即能存在。嬰孩經歷扮演着天下所有人之基本戲劇：即他與「另一者」的關係。人類痛苦地經歷茫然無所從的感覺。於是逃避自由，逃避自我本位，寧願將自己迷失埋沒在宇宙整體之中心。這就是人類宇宙性的、泛神論的夢之基本來源，也就是人們渴求遺忘、睡眠、狂喜、死亡之原因。一個人永遠無法廢除自我，但至少他要將自我固體化，穩定成形。當別人凝目注視他時，他特別感覺自己是固定之物。

如是，一個兒童的行爲必須從這一方面來理解：他發現了人的肉身之有限，孤獨，發現人類

在此陌生世界裏，遭受荒漠絕棄之命運。他努力設想補償這惡運，乃企圖將自我之存在投射成一影像，並等待着別人來證明此一影像之價值與真實性。當他首次在鏡中認辨出自己的反影，他可能便開始肯定自我——這大約和斷乳同一時期。他將自身與鏡中之影像混淆爲一，辨認爲一，以致他的「自我」唯獨在投射於外時才能形成。不論鏡子是否真有那樣大的關係，事實是，嬰孩到達大約六個月時，便開始模仿他父母，並在父母凝視下，認定自己是一具體之物。他已是個自主之人，超絕地伸展向外間的世界；但他却僅在投射在外的影像中，才遇見自己，辨認自己。

當孩子繼續成長，他以兩種方式抵抗被絕棄的命運。他嘗試否認分離：衝入母親懷抱裏，找尋她的溫暖，要求她的撫慰。此外，他嘗試從別人的讚許中，找到自我辨證。在他眼中，大人就像神一樣，因爲他們有力量使他存在。他感覺到他們凝視之魔力，在他們凝視下，他一下子變成小天使，一下子變成小怪物。他的兩種防衛方式並不互相抵觸；相反地它們互相補充，互相滲透。當他討好招誘的嘗試獲得成功，他從所得之親吻與愛撫中找到自我辨證，這促成了孩子在母親懷抱中，在母親慈愛的凝視下，所經驗感受的被動之幸福感。在三、四歲以下，男孩與女孩在態度上毫無差異；他們都試着重溫斷奶前的幸福；招誘與炫示之行爲在男孩女孩都一樣顯現，男童一如他們姐妹，喜歡討好大人，逗大人笑，讓大人疼愛。

否認痛苦比超越痛苦容易令人滿足；迷失在宇宙整體中心，比起被他人之自我所固牢，來得基本徹底：肉體的結合，比起在他人凝視下的讓位聽從，產生較深之隔離感。招誘與炫示，比起在母親懷抱中的單純之放縱，代表出較複雜，較困難的階段。大人的凝視所附具之魔力是詭譎易

變的。一個小孩假裝隱身不見，他的父母參加他的遊戲，裝做看不見他，一邊笑，一邊到處摸索找他。但突然他們說：「够了，你使我們玩得心煩了。到底你並沒隱身失蹤！——一個孩子說出一句妙語，取悅了父母；他重覆一遍，但這回他們僅聳聳肩膀。在這一如卡夫卡（Kafka）的宇宙般不安定、不可測的世界裏，人每走一步，就絆倒一次。這就是為何許多孩童害怕長大；如果他們的父母不再抱他們坐膝上，或不讓他們與大人同床，他們就滿心絕望。透過這身體上的挫折，他們愈來愈感受到殘忍的荒涼，絕棄——一種被痛苦隨伴的感受。」

就在這階段，女孩首次顯得較佔優勢。這第二次的「斷奶」，比首次緩慢，不唐突，終於將母親身體從孩子的擁抱中抽走；尤其是男孩，一點一點地，逐漸被拒絕了以前慣於獲得的親吻與愛撫。至於小女孩，則繼續被撫弄，她被允緊靠母親裙邊，父親抱她在膝上，撫摩她頭髮。她穿可愛漂亮的衣服，她的眼淚和脾氣被縱容，她的頭髮被梳得整整齊齊，大人們對她的表情與風騷感覺興趣——身體的接觸和悅人的眼光護衛着她，使她不感寂寞的痛苦。相反地，一個男孩連賣弄風情也不獲准；他的招誘之嘗試，以及擺弄姿態皆只使人惱怒。人們告訴他：「一個男人不能要求別人吻他……一個男人不該照鏡子端詳自己……男人不許哭。」人們勸導他做一個「小男人」；他若能獨立，不仰賴大人，人們便讚許他。他若顯出不存心取悅別人的樣子，人們便會高興。

許多男孩，因為被強壓給他們的「獨立」所嚇壞，希望自己生為女孩；以前，男女孩在幼年期都穿同樣的衣服，留同樣的髮式。那時，當男孩們必須改穿長褲，剪去鬚髮之際，他們常流眼

淚。他們之中有一些，固執地保留對女性之選擇——這是促成同性戀的因素之一。莫利·沙克斯（在 *Le sebat* 中）寫道：「我一心熱衷希望自己是個女孩，懵然不知身為男性的光榮，甚而打算以坐姿解尿。」

然而，如果男孩起初顯得地位不如女孩優越，這是因為他的優勢來得較遲。人們對他的苛求，即暗示對他估計之高。法國作家莫若（*Maurras*）在他回憶錄中敘述他曾如何妬嫉他弟弟，因他母親和祖母只逗他弟弟玩。他父親拉住他的手，牽他到房外，說道：「我們是男人，讓我們離開這些女人。」男孩終於相信他之所以被苛求，是因為男孩比女孩高一等；爲了給他勇氣向艱難的道路前進，人們灌輸給他男性的驕傲；這抽象之觀念在他心中形成一具體的局面：一切都體現於他的陰莖。他倒並不是自發地對他那小小懶洋洋的性器官感覺驕傲，這驕傲感是由他週圍的人的態度引發的。母親們和保姆的保持傳統，將陰莖與男性觀念體認爲一；不論她們是因爲對愛情的感激或順服的習性而承認它偉大，或因爲見到它在孩童身上那微不足道的模樣而覺到報復的快感，她們都以一種非常自得的態度對待孩童的小陰莖。文藝復興時之法國作家拉比列（*Rabelais*）告訴了我們加甘迪（*Gargantua*）的保姆之種種把戲與評語，而歷史亦保留了皇帝路易十三的保姆之類似言語與作風。較謙遜的女人也常不免給小男孩的性器官取個別號，與他談起它，彷彿它就是他，却又不是他：她們把它當做「另一自我（*alter ego*）」，比本人聰明，伶俐，而詭計多端」。

從解剖學的觀點說來，陰莖倒真的頗適合這角色；它突出身外，像個天然小玩物，小木偶。

大人們將它附給孩子之另一自我，則使孩子感覺身價增高。一個父親告訴我，他的一個兒子年達三歲，却還坐下小便。他整日被姐妹與表姐妹包圍，是個膽怯憂傷的孩子。一天，他父親帶他去去廁所，說道：「我現在要教你男人如何小便。」此後，這男孩驕傲於站着解尿，變得看不起女孩，說她們「從一個洞小便」。他的蔑視起初並非源於她們缺少男性器官，而是因為她們沒像他一樣，被父親選中而特予教導。如是，並非陰莖代表任何直接的優勢，引起孩子的優越感；相反地，它的價值在於它像是一種補償——由大人發明，而被孩子熱衷接受——一種對「第二次斷奶」的痛苦之補償。如此他可以不必懊惱於身份之不利，亦不必懊惱沒生為女孩。長大之後，他會將他的性別視為他處身優越的明證。

至於小女孩，命運却很不同。母親們和保姆們對她的性器官不存任何敬意或柔情；她們不將她的注意力引向這秘密的，藏在內的，不能拿在手中的器官。也可說她沒有性器官。她並不視此為一缺陷；對她來說，顯然她的身體是完整的；但她發現自己在世間的地位異於男孩；而許多因素能將這區別在她眼中轉變為卑劣感。

心理分析學家非常努力地探討有關於女性「去勢感」(Castration Complex)的種種問題。大多數的分析家今日都承認，女人對陰莖的羨慕在不同的實例中以各種不同方式顯示出來。首先，許多小女孩生後好幾年，却不知男孩的身體構造。這樣一個孩子，認為天下的人有男有女，是極自然的事，就像天上有太陽有月亮一般；她把字眼當做真理，而她的好奇心亦無分析能力。對許多別的女孩而言，這懸在男孩腿間的一小塊肉顯得微不足道，甚至可笑；它之古怪就像

衣服或髮式之古怪。常常女孩在一新生的小弟弟身上看見它，而如海倫·德却(Helene Deutsch，心理分析學家)所說：「女孩年幼時，不認爲小弟弟的陰莖有什麼了不起。」德却舉例提到某個一歲半的女孩，對陰莖之發現無動於衷，不認爲它有什麼希罕，直到很久之後，隨著她私人興趣之轉移，她才改變主意。有時，陰莖甚至被認爲是一種身體變態：一種不規則的生長物，垂掛在身上，像瘤，乳房，或疣腫，看來能使人厭。最後，却又有許多女孩倒真對她兄弟或遊伴的陰莖感覺興趣；但這並不是說她真從性之觀點妬嫉它；更不是說她因缺乏此一器官而深受影響；她想得到它，就如同她想得到任何東西，每樣東西，而這願望很可能保持膚淺。

無疑地，排洩作用，特別是小便，非常引起孩童興趣。事實上，孩子尿床常是一種對父母偏愛兄弟姐妹之反抗。有些國家的男人坐着解尿，而世上有些農婦或其他女人習慣於站着小便。但在現今的西方社會，根據習俗，女人必須坐下或蹲下，男人則以直立姿勢解尿。對一個小女孩來說，這就是性別的最大差異。上個廁所，她必須蹲下，解褲，躲藏：一種可恥而不便的程序。這可恥的感覺更因女孩有時會不自覺地遺尿而加劇，譬如笑得厲害時就有此可能。一般來說，她的控制力不及男孩子。

對於男孩子，小便就像一種自由自在的遊戲，具有一切令人逍遙的嬉戲所特附之魔力。陰莖可供人操縱，供給行動自由，這點是孩子們最喜歡的。有個女孩，見到一個男孩小便，不禁羨慕地叫道：「好方便喲！」(心理分析學家 A. Balint 所記載) 那柱尿水的投射方向可隨意轉移，可以觸及相當遠的距離，這給男孩子一種萬能的感覺。佛洛伊德(Freud)談到「早日的利

尿者之熾熱的野心」；史地克 (Stekel) 很理智地談過這一點，但正如凱命·何尼 (Karen Horney) 所說：「萬能的幻覺，特別是虐待狂者的萬能之幻覺，常與男性之尿有關。」這些幻覺，在有些大人腦中停留不散，在孩童心中却是非常重要的。阿伯拉罕提起「女人以水管澆花園的至大快樂」；我同意沙特 (Sartre) 和巴契拉 (Bachelard) 的理論，相信這「至大快樂」的來源並不一定是將水管與陰莖體認為一——雖然在某些實例中確是如此。每一柱劃越空間的水，就像一個奇蹟，一種對地心吸力的挑戰。去指揮管制它，即如同戰勝了自然法則。無論怎樣，小男孩在此尋得了女孩得不到的日常娛樂。從尿的投射行為，男孩建立起與水，土，草，雪等物之種種關係。有些小女孩，一心盼着分享這些經驗，會仰臥地上，試着朝空中解尿，或練習站着小便。根據凱命·何尼，這些女孩還羨慕男孩能小便給別人看。她報導：「有個病人，見到一個男丫在路上小便，突然嘆道：『如果我能向上天懇求一個恩惠，那就是有一天讓我能像男人一樣小便。』」許多小女孩認為，男孩既有權利碰觸陰莖，也就是能將它當做一個玩物。而她們却不能玩弄自己的器官。

這所有因素合起來，使許多女孩渴望長有男性器官；這是被許多考察與心理分析家之結論所證明之事實。哈佛洛·艾里 (Havelock Ellis) 引述傑理夫醫師的一個名叫智妮亞的病人之語：「噴射出來的水柱，特別是從花園的長水管噴出之水柱，總對我富暗示性，使我聯想起童年時見到我兄弟或別的男孩小便。」一個女記者告訴艾里，當她年幼時，她極想操弄男孩的陰莖，並將這欲念中之行為與解尿的動作聯想在一起。有一天她將一條花園水管拿在手中。「這給我快感，

像將陰莖拿在手中一般。」她強調當時陰莖對她沒有絲毫「性」之含義；她僅知道小便之功能。一個更有趣的涉及一個名佛樂綠的女人之例子，首先由艾里報導，後來又被史地克 (Stekel) 所分析。我在此記錄詳細摘要：

這裏所涉及的女人相當聰明，有藝術天分，很活躍，生理健全，不是同性戀者。她說在她童年時期，小便一事對她影響甚巨。她與兄弟們玩解尿遊戲，互相沾濕雙手，亦不感厭惡。「我最初認為男性優越，和小便有關。我恨自然，因為我缺少如此一個有用而又美觀的器官。任何一個沒有壺嘴的茶壺，也沒我這麼落寞！我不需要任何人灌輸給我男性優越的理論。明顯的證據一直在我眼前。」她極喜歡在鄉下解尿。「沒有任何聲音能在森林中，尿水降落枯葉堆時之聲音更迷人；她觀察它被吸入。她尤其意慾在水中小便」〔許多小男孩亦然〕。佛樂綠抱怨說，她的長褲之裁製樣式使她無法做各種她想做的實驗，但時常，當她去鄉下散步時，她儘久控制住尿，然後突然站着解放。「我清清楚楚記得偷嚐這被禁的快樂所給我的特殊而甜蜜的快感，以及站着撒尿所帶給我的眩惑之感。」她認為，小孩衣服的樣子一般說來，對女性心理影響甚大。「必須解下內褲免其沾濕這一事實，不僅使我深感討厭，而且小便時還須將後面衣服移開，暴露後部，使我幼時誤以為女孩小便和屁股後部有關。性別之不同給我的頭一個印象——性別之最大差異——在於男孩站着小便，女孩却必須坐下……我幼年時之對身體後部，比前部更感羞恥，大概就是這樣引起的。」在佛樂綠的實例中，這些早年印象都非常重要，因為她父親時常鞭打她，直到她流

血，此外她的保姆也會一度因她不肯小便而責打她。她常被自虐性之夢與幻想所纏繞，見到自己在衆目睽睽下被一教員鞭打，而不得不違反自己意志小便，「一個給人一種奇怪的滿足感之意念。」十五歲時，有一次，她控制不住，在一條無人的街上站着小出便來。「我試着分析當時的錯綜感覺，我想其中最強的是羞恥於站着小便，羞恥於尿水落地之長距離。這使得此事顯得重要，引人注意，雖然有衣服掩蓋着。平常蹲坐小便，予人以隱秘感。小孩時站着解尿，也離地不遠。但在十五歲時，我已長得很高；讓尿水降落如此一段距離，給人一種羞恥的快感。（我相信，那些上杜茨茅斯的新式廁所的女士們，之所以匆匆惶恐地逃離，是因認爲女人站着騎在瓦船上，一腿一邊，拉上衣裙小便，實在有點下流。）」她二十歲時，又有了一次同樣的經驗，此後時時重覆。一想起有一天她可能被人發現，可能阻止不了自己，她便有一種混雜着羞辱與快悅的感覺。「尿之石柱彷彿不經我同意而引出，然而却比我主動解尿給我更大的快樂。這種奇異的感覺——認爲被無形的，先決的力量所操縱引出——是一種十分女性化的快樂，委婉的魔力……在一注被無上的力量所主宰的水流中，有某種強烈的惑力。」日後，佛樂綠演育出一種與尿之靈惑有關的自答性之色情傾向。

這實例非常有趣，因它啓示出兒童經驗之數種因素。但顯然，有一些特殊情況，給予這些因素很大的重要性。對正常養育出來的小女孩們，男孩的小便特權沒那樣重要，絕對不足以直接引發她們的自卑感。一些隨從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家們，認爲僅僅陰莖之發現即能整個影響一個小

女孩之心理，這實在是大大誤解了孩童之智力。這智力遠比他們想像中缺乏理性，因它不能清晰將事物分類，亦不被矛盾所擾。當小女孩看見陰莖而說：「我以前也有一個」，或「我將來也會有一個」，或甚至「我也有一個」，這並非一種不由衷的自我辯證；「存在」與「不存在」並不相互排斥；一如他的繪畫所示，一個孩子相信他眼見之物，遠不如相信他自己設立的富有含義的「類型」。他畫圖時，時常眼睛不看；無論如何，他的見解深深被他個人之成見所左右。爲了強調這一點，心理分析家叟續爾 (Sausurre) 引述盧格 (Lugnet) 的重要的話：「一旦一張草圖被認爲有誤，它彷彿不再存在；孩子被另一取代它的新圖樣所迷住，而再也看不見它，正如他不去注意他紙面上多出的線條一般。」男性的身體時常組成一強而有力的印象，引起女孩注意，使她再也看不見她自己的身體。叟續爾提到一個四歲的小女孩，當她試着像個男孩般在大門的豎柱間小便時，說道：「我希望有個長長的會噴水的小東西。」如此，她認爲自己又有又沒有陰莖，這與比阿格 (Piaget) 形容的兒童之「思想參與」(Thinking by participation) 相符合。小女孩往往認爲每個小孩生來都有一陰莖，但父母將有些孩子的陰莖割除，以製造女孩。這觀念滿足了兒童的人工觀；孩子神化父母，正比如阿格所說，「視父母爲她的一切來源」。她當時並不認爲「去勢」是一種懲罰。

一個小女孩必須由於某種緣故對自己的身份不滿，她的受挫感才能存在。正如海倫·德却所說，僅僅看到陰莖，如此表面一件事，不可能影響心理之發展。她說：「男性器官之發現，倘能造成深入心靈之後果，那僅是因爲早期經驗之長鍊累積使然。」如果小女孩發現自己無法以手淫

或暴露方式滿足她的慾望，如果她父母壓制她的自我遂情，如果她認爲自己較兄弟不受愛慕，那她就會將自己的不滿心理投射在男性器官上。「小女孩對自己身體異於男孩之發現，印證了她早先就感覺到之需要；也可說她的需要由此得到合理化。」而阿德勒 (Adler) 堅稱陰莖在女孩眼中，之所以成爲男性尊嚴之象徵與解釋，實源於父母及其他人對男孩之重視。人們認爲她的兄弟優越；兄弟本人對自己之男性充滿驕傲；於是她羨慕，感覺自己受到挫折。有時她會轉怒自己母親，很偶然也會移怒於父親；她也可能責怪自己生來殘缺；她亦可能安慰自己，認爲陰莖僅是藏在身體之內，日後會長出來。

但是，就算小女孩沒什麼嚴重的陰莖羨慕感，她之缺乏此一器官，在她命運上影響甚大。男孩從它所得之最大好處是，因爲具有這一可見可摸的器官，他至少能够部份將自己與之辨認。他得以將自己身體之神秘與威脅投射在外，與自己保持一段距離。不錯，對陰莖他感受一種危險，他怕它被剷除；但這一恐慌甚易壓服，比起女孩對她內部之惶懼——一種常能持續終身之惶懼。她極關心於她內部所發生的一切；在她眼中，她自始就比男性晦暗，深深沈浸在生命之渾沌奧秘之中。小男孩因爲有一可與自己辨證的「另一自我」，他能大膽地採取主觀態度；那被他所投射爲自己之物，變成了自發性、優越性與力量之象徵；他量自己陰莖之長度；他與朋友比較尿柱之粗細；日後，陰莖之勃起與耐精將成爲滿足與挑戰的項目。然而小女孩不能將自己體化爲身體之任何一部份。爲了補償這點，並獲得「另一自我」，她找到一身分之外物：洋娃娃。我們可注意到，法國字「洋娃娃」(Poupée) 同時可指一隻受傷手指上的繃帶；一個纏緊繃帶的手指，異

於旁的手指，常給孩子一種歡悅感與驕傲感，孩子常對它說話，顯示出某種自我辨認。然而，一個具有人的面孔之人像——或者，若缺此，則一條玉米，甚至一片木頭——對女孩來說，最能滿足地取代那另一自我，那天然玩物陰莖。

主要的區別是，洋娃娃一方面代表整個身體，另一方面它是個被動之物。因此，小女孩會將自己整個與之辨認，並視自身為一麻木無主之物。當男孩在陰莖中找尋自發之自我，小女孩撫抱她的洋娃娃，替它穿衣服，就如同她夢想自己被撫抱被打扮一般；於是她倒過來認為自己是個美妙的洋娃娃。憑着恭維與責備，透過意象與文字，她學得了何謂「漂亮」與「醜陋」；她得知爲了取悅別人，她必須「像圖畫一樣漂亮」；她試着把自己弄得像一張圖畫，穿漂亮的衣服，在鏡中端詳自己，將自己與公主和仙女們相較。瑪莉·巴處可瑟 (Marie Bashkirtsev) 給了我們一個有關這類孩子氣的賣弄風情之好例子。她被斷奶很遲——三歲半——，而她四、五歲時，所以深深感覺需要被人愛慕，爲別人生活，實在不是偶然的。斷奶之震驚，對這樣大一個嬰孩，必是非常猛烈；而她必然更狂熱地嘗試補償這迫塞給她的強硬隔離。她在日記中寫道：「五歲時我穿我母親的花邊衣裳，頭上戴着花，到客廳去跳舞。我是大舞蹈家蓓蒂巴，而全家人都聚在一起看我一人。」

這種自我陶醉的心理，如此早熟地顯在小女孩身上，在她成年後，又將在她生命中佔如此重要的地位，以致人們很容易認爲這超源於一種神秘的女人本性。然而我們已得知，事實上那並不是一種能操縱她態度的生理上之命運，她能以好幾種態度接受男孩身體不同這一事實。具有一個